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周書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臣邰颿

謄錄監生臣畢所諿

欽定四庫全書

周書卷四十四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六

泉企子元禮 仲遵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子世雅

任果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為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為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為縣令州為申上時吏部尚書郭

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為本鄉所樂何為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

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寳夤軍亦退遷左將軍淅州刺史别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户永安中梁將王玄真入寇荆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真於順陽與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為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淩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閣請恩

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
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
表請與屬詔企為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
以企昔莅東雍為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為刺史詔許之
蜀民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
境清肅魏孝武初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齊神
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
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

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窋亡投東魏録前後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户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顔色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窋為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絶城乃陷焉企謂敖曹

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
而東以窋為刺史企臨發密誡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
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禄既隆年
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功効
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為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
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
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言聞者莫不憤歎尋卒
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

釋褐春朝請本州别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
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洮縣伯
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
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為刺史然巴
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别之
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
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
史從太祖戰於沙苑為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

同三司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為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為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峦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户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没復以仲遵為洛州刺史仲遵宿

稱幹略為鄉里所歸及為本州頗得嘉譽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皐入附太祖率軍應之别遣仲遵隨于謹攻栢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栢谷既拔復會大軍戰於邙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荆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大都督儀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栁仲禮每為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引日勞

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仲遵對曰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剋剋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己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荆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

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為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帥黄衆寳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為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

處之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
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
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魏恭帝初徵拜左衛將
軍尋出為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武成初
卒官時年四十五贈大將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謚曰莊
子晌嗣起家本縣令入為左侍上士保定中授帥都督
累遷儀同三司出為純州防主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
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為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祖方達齊末為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歷東宮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轉直閤將軍武賁中郎將及其父為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將軍太清二年移鎮魏興郡都督魏興上庸等八郡諸軍事襲爵沌陽侯邑一千五百户四年遷持節信武將

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簒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太祖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率其所部拒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勞師旅今為俘虜不亦愧乎答曰世荷梁恩未有報效又不能死節實以此為愧耳太祖深嘉之即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沌陽縣伯邑千戶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

田越金州人黄國等連結為亂太祖遣雁門公田弘出梁漢開府賀若敦趣直谷燬閒官軍至乃燒絶棧道據守直谷敦衆不得前太祖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敦同往經畧燬等或降或獲尋竝平蕩仍與賀若敦南出狥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郛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諭不下遷哲攻而尅之斬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猶高得無

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千餘口自此巴濮之民降款相繼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幷賜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幷州梁幷州刺史杜滿各望風送款進圍疊州尅之獲刺史冉助國等遷哲每率驍勇為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

拓地三千餘里時信州為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又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太祖令遷哲留鎮白帝更配兵千人馬三百疋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為百姓患遷哲

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世宗初授都督信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史時蠻酋蒲微為鄰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並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蕞爾之賊勢何能為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

口二年進爵西城縣公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户武成元年朝於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中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衞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

擾遷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内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時年六十四贈金州總管謚曰壯武遷哲累世

雄豪為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閒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閽守之暹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醼盡生平之樂子孫綵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敬仁先暹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年從譙王討稽胡有功進爵儀同大將軍遷哲弟顯位至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為方隅豪族父天興齊安康郡守乾運少雄武為鄉閭所信服弱冠州辟主簿孝昌初除宣威將軍奉朝請尋為本州治中轉别駕除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民皇甫圓姜晏聚衆南叛梁將蘭欽率兵應接之以是漢中遂陷乾運亦入梁梁大同元年除飄武將軍西益潼刺史尋轉信武將軍黎州刺史太清末遷潼南梁二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及達奚武圍南鄭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之為武所敗紀時

已稱尊號以乾運感服巴渝欲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將軍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戸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親尋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若適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乃令

畧将二千人鎮鄖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仍誡畧等
曰吾欲歸附關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來即宜盡禮迎
接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畧即夜
送乾運乃令使人李若等入關送款太祖乃密賜乾運
鐵劵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
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令開府侯呂陵始為前軍至
鄖南畧即退就樂廣謀欲翻城恐其軍將任電等不同
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畧等往報

乾運乾運遂降迴迴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尅之魏廢帝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子端嗣朝廷以乾運歸附之功即拜端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畧亦以歸附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樂廣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邑一千户

扶猛字宗畧上甲黄土人也其種落號曰獸蠻世為渠帥猛梁大同中以直後出為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及侯景作亂猛乃擁衆自守未有所從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拓定魏興猛率其衆據險為堡時遣使微通餉饋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破之猛遂以衆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為羅州以

猛為刺史令率所部千人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别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跡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艱阻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厲士卒兼夜而行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譙淹與官軍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梁猛與敦等邀擊破之語在敦傳師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討平之又率水軍破蠻帥文子榮於汶

陽進爵臨江縣公增邑一千户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州又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為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綏州刺史從衛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又從田弘破漢南諸蠻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陽雄字元畧上洛邑陽人也世為豪族祖斌上庸太守父猛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作亂關右朝廷以猛爾洛首望乃擢為襄威將軍大谷鎮將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

元顥入洛魏孝莊帝度河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偽瘖疾復求歸猛猛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即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三郡頗有聲績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封郃陽縣伯邑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衞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為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

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
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揚三州刺
史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明威將軍積射將
軍從于謹攻盤豆栅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
封安平縣侯邑八百户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
厚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景並預
有戰功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户世襲邑陽郡守從大將
軍宇文虬攻剋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進儀同

三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陁寇江陵雄從豆盧寧擊走之除洵州刺史俗雜賨渝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蠻帥文子榮竊據荆州之汶陽郡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即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為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户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寇亂之後户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並安輯徵為載師中大夫遷西寧州總管以疾不拜除通洛防主雄處疆場務在保

境息民接待敵人必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
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入為京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
進位大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四州五防
諸軍事改封魯陽縣公宣政元年卒於鎮大象初追封
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户贈陳曹莒汴四州刺史謚曰
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得任兼出納保全爵禄子長
寛嗣官至儀同大將軍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

於襄陽仕晉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
內明敏而外質朴梁大同中為齊興郡守屬侯景渡江
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
元帝嗣位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
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討方圖
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没湘東不能
復讐雪恥而骨肉相残宇文丞相剏啓霸基招擕以禮
吾欲決意歸之與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

者固更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六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户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啓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讌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公增邑幷前三千三百户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為州里所稱莅官之處頗有

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唐豐

郢復五州刺史謚曰肅仍勅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

世雅字彦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

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功授

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為方隅豪族仕於江左祖安

東梁益州别駕新巴郡守閬中伯父褒龍驤將軍新巴

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
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
禮果因面陳取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
公邑一千户及尉遲迥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其弟岱
及子悛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乘傳歸南安率
鄉兵二千人從迥征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蕭紀遣趙拔扈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

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祖許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并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為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

擾攘咸黜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
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
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兼文武聲著
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周書卷四十四

周書卷四十四考證

李遷哲傳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北史同千字當是十字之訛

席固傳子世雅嗣○北史作子雅又下文世雅弟世英北史亦作雅弟英俱無世字　臣文淳按北史避唐諱故去世字猶韓禽虎作韓禽也然此書作於文皇時不知何以不避豈亦後人所加耶

周書卷四十四考證

周書卷四十五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七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自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乎經傳若乃選君德於列辟觀遺烈於風聲帝莫髙於堯舜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人祖述其道垂文於六學憲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兹以降三微驟遷五紀遞襲損益異術治亂殊塗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

經術而長久彫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既興晉綱
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
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
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自
有魏道消海内板蕩彛倫攸斁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
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闕文
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
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

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懐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以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

縟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盧誕范陽涿人也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燕為給事黄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為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

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壟遂有終焉之志魏景明中被徵入洛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馬誕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朝朝廷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

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
縣伯邑五百戶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
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於
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
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太祖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
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
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盧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陽公辯之弟也性溫謹博覽羣

書精於三禮善隂陽解鐘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稍遷明威將軍員外侍郎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遂授大都督晉州刺史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大統六年携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十年改封安息縣伯邑五百戶遷行臺右丞出為華州長史尋徵拜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京兆郡守遷侍中六官建授小匠師下大夫進

授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為侯增邑五百户轉工部中大夫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光為長史進爵燕郡公武成二年詔光監營宗廟既成增邑四百户出為虞州刺史尋治陜州總管府長史重論討渾之功增邑并前一千九百户天和二年卒時年六十二髙祖少時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遥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

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貴嗣大象中開府儀同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

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平重乃留事梁主蕭詧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累遷員外散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還拜通直散騎常侍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高祖

以重經明行修迺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仍致書曰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覩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逵塗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緗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疎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修人紀咸理朕寅奉神器恭惟寶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

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
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
卞寶復潤於荆陰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
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
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
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
歟昔申涪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
為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

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敕襄州總管衛公
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至于京師
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
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
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
論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
祖優詔答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

疲延首故束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秖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上士楊注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其行於世者

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蕩寇將軍累遷伏波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魏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

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年老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筭歷之術後為人所告囚送河東屬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太祖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為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開府屬轉從事中

郎謹拜司空以深爲諮議大統十五年行下邽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将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説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加車騎大将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

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

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

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撰孝經

喪服問疑各一卷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經畧論并月

録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

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事徐遵明

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

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朝廷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昇堂覩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

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欽重之及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恠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高祖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

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縣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為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

寶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並行於世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人之操弱冠為郡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永安中釋褐安西府長流參軍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太祖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

府户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民之才弼請留不遣十六年加授建忠將軍左中郎將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歷弼府西閤祭酒功曹諮議叅軍魏廢帝二年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魏恭帝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其年治太學博士轉治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

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以遜為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為賢未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

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寛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闓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頃

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

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賞錄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物以下缺州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為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悦其四重

戰伐曰魏祚告終天睠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彊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彊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

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

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四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詔魯公贇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為賢良五

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邑四百户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别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增邑一百户宣政元年進位上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户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

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陜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於交游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為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拾青紫

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有貧且賤之恥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論之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弱壅之可以壞山況乎肖天地之貌含五常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鄒俗而好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趣矜尚中庸之常情高秩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經術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挾黼藻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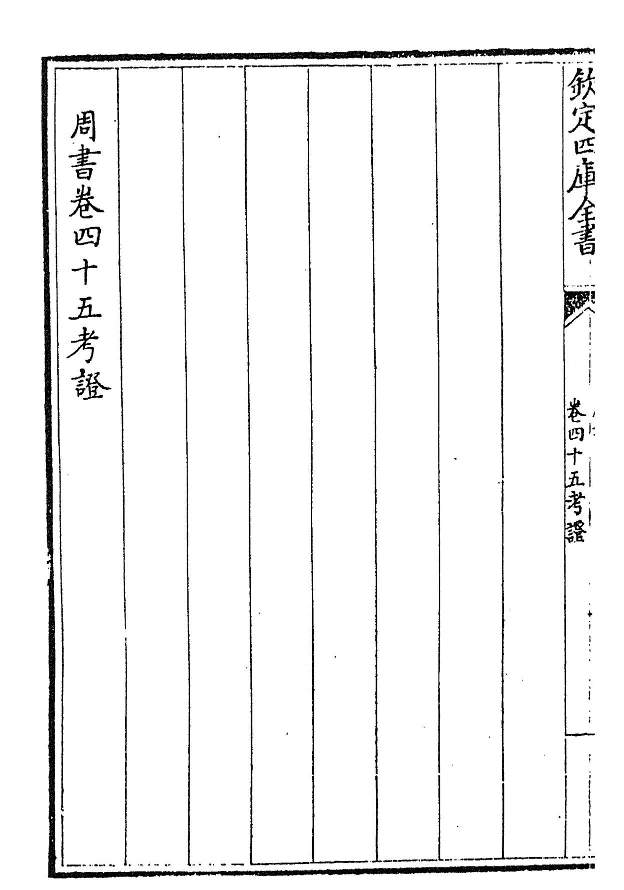
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飾腐儒之姿達則不過侍講訓冑窮則終於弊衣簞食由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育近代薪槱之所產哉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史臣每聞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歷陰陽緯候流畧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幽賾故能馳聲海内為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儔不足過也

周書卷四十五

周書卷四十五考證

沈重傳沈重字德厚○北史云字子厚

熊安生傳並行於世○北史安生傳末尚有數十行此書不載



周書卷四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周書卷四十六

唐 令狐德棻等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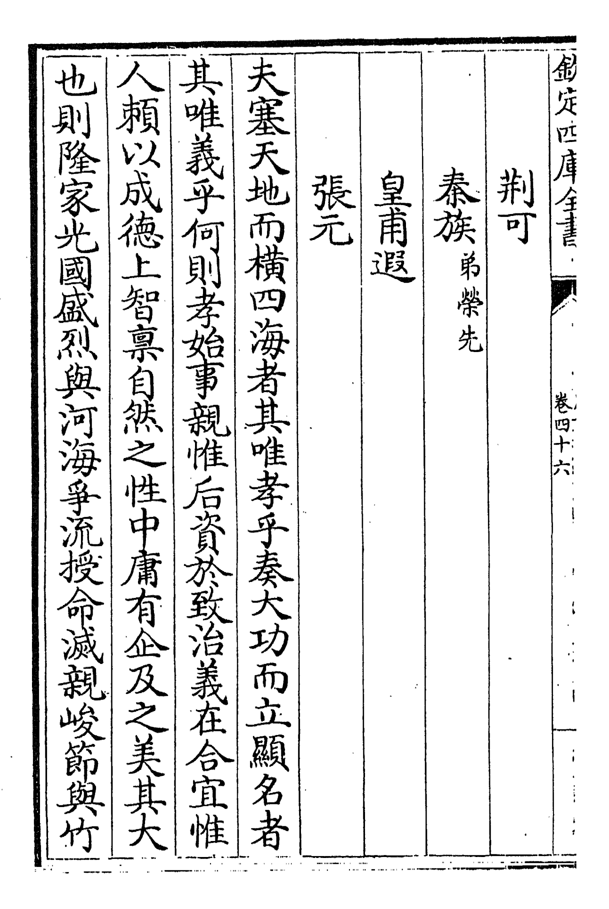
列傳第三十八

孝義

李棠

栁檜

杜叔毗



荆可

秦族 弟榮先

皇甫遐

張元

夫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其唯孝乎奏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禀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

帛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已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禀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乃綰銀黄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内非一家也其悦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

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為難者可以為易矣故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録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為孝義篇云

李崇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崇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髙乾兄弟舉兵信都魏中興初

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魏孝武西遷崇時在凹北遂仕東魏及高仲密為北豫州刺史請崇為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時被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搆巳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旣至州遂與崇謀執壽興以成其計仲密乃置酒延壽興陰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崇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為首豈

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興遂與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崇詣闕歸欵太祖嘉之拜崇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户崇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廵今日之來免罪為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黄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蜀人未即降崇乃應募先使

諭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笞辱之冀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躓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爾移志也撝不能得其要指遂害之子敞嗣

栁檜字季華祕書監虬之次弟也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鄀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

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邑三百户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為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虬為祕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

寵矣然而四方未静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太祖謂檜曰卿昔在鄀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畧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寶謀反連結黨與攻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栁府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

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寳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説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寳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為之流涕衆寳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収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為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幼有志節好學不倦年十二遭父艱幾

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讎柱國蔡國公廣欽其名行引為記室參軍年始弱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後竟手刃衆寳於京城朝野咸重其志節高祖特恕之由是知名大象末位至賔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毋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尤善左氏春秋仕梁為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

將軍達奚武經畧漢州明年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
詣闕請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
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循中記室
參軍從子映録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並有文武
材畧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
叛擅加害焉循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循降策
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宛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
前不可追罪叔毗内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

及其母遂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横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觧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加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行義歸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為曹策所害猶殯梁州至是表

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外配者並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尋除陜州刺史天和二年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為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荊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踴絶而復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

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重可至性及可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蘿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白頴州刺史大統中板蘿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為鄉里所稱及其父喪哀毁過禮每一痛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没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

孝遭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世宗嘉之乃下詔曰孝為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經又明地義榮先居喪致疾至感過人窮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述可贈滄洲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覽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末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為墳後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

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甴櫛風沐雨形容枯顇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鵶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

仕州郡累為功曹主簿並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脩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為不肯洗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鄰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

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為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兎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怕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鎞

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歿號踴絕而復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史臣曰李棠柳檜竝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貞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檜恩隆加等棠禮闕飾終有

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痛叔毗切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冤於輦轂觀其志節處死固為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自隴畝曾無師資之訓因心而成孝友秉理而蹈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義農何遠之有若乃誠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周書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周書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謂

周書卷四十七

唐 令狐德棻等 撰

列傳第三十九

藝術

冀儁

蔣昇

姚僧垣 子最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强練 衛元嵩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剋定鄢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奇許奭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

華許奭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魏太昌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為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偽為魏帝勑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勑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大悅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勑書及見此勑不以為疑遂遣步騎一千受

太祖節度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封長安縣男邑二百户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為子出為華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徵教世宗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修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啓太祖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撫軍將軍右金紫先禄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為大使巡歴州郡察風俗理冤滯

還拜小御正尋出為湖州刺史性退靜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為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户後以疾卒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父儁魏南平王府從事中郎趙興郡守昇性恬靜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二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黄紫

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旣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問昇昇對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之分行軍非便太祖不從軍遂東行至邙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白太祖曰蔣昇罪合萬死太祖曰蔣昇固諫云出師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非昇過也

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邑五百户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户除河東郡守尋入為太史中大夫以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

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名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還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主帥

直閤將軍梁武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畧今古則為學者所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守張嶸嶸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

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尅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

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剋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為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

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勲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

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决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為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為治之其家

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為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

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謂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垣曰姚公為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兹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勑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别勑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

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詔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栁昇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悦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

坦曰常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
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
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户册
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
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隋公曰今日
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診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
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
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

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誡衣白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三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記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竒異參校徵效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

預為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陪遊積歳恩顧過隆乃録憲功績為傳送上史局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何如王襃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勑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畧盡其妙每有人造

請劾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為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治其事開府慶整郝偉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搒訊數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梁後畧十卷行於世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鄚人也少以字行於世曾祖嶷魏太武時從破平凉有功賜爵容城縣男加鷹揚將軍後為燕郡守祖鎮襲爵為員外散騎侍郎父瓊太和中襲爵歷員外郎魏縣令後至鄖城郡守季明少好讀書性强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

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之友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為威烈將軍魏孝武初遷鎮遠將軍尋除步兵校尉及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尋授銀青光祿大夫加中軍將軍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得已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

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除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遂十年不調魏恭帝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右銀青光禄大夫六官建為外史上士孝閔帝踐阼加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禄大夫時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詔季明從軍還除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

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
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
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渇仰陛下
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
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
為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
行傳以為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

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為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可覬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

秋多雨水年復不登民將無覬如又薦飢為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為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寛大所以兼覆慈愛可以懐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寛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揺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懐其恵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强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蒭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亢旱踰

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己
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剋己節用慕質惡
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家
裋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户此則勸導之理有
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
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産不造露
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
隷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

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

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儀等石渠司同天祿是乃廣內祕府藏言之奧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將降中旨即遣修營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天和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爲尚

藥與御文深少學楷隷年十一獻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户太祖以隷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

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主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牓之功增邑二百户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外任每須題牓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

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梁歴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禄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賔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士則亦傳其家業時有强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魏時有李順興者語

黙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强類練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精憿恍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論説逄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亦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之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遊行民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晉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早依隨護深被任委强練至龍恩宅

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並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强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日聲甚哀怜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强練張囊投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曰汝何為也强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

果移都於龍首山長安城遂空廢後亦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性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為傳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狥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

君子乎姚僧垣診候精審名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兹義方皆為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周書卷四十七